



# 文字面前的傻子

想而知,一个人在一两个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里将成吨的文字从眼前滤过,这不是一种灾难性的阅读经历又是什么?文字的河流一掠而过,除了无关痛痒,还会产生可怕的喧哗——流泻的碎片呼啸撞击人的感官,留下的是噩梦般的印象。

文字的固有力量已经在这个可怕的网络数字时代里消失了。由此我们可以设问,我们将使用什么来巩固和传承我们的文明?文化已经从局部,从最初的元素和细胞开始破溃。比如我们在纸上或荧屏上写下“仇恨”两个字,心中会出现它预示和表达的情状吗?出现“爱”又会怎样?心中会有灼烫感?会有一阵热流涌过?“铁”“石头”“冷”“黑”,这些字,还有所有的字,还会有它们本来的颜色和温度?它们出现在视觉里,心中会感受相应的质地和其他——色泽、气味和重量,一切还会像原来一样?我们的脑海里还能联想起与这些字符相匹配的故事和经验吗?

词和字的环境,人的环境,它们都是连在一起的。字和词的心情,人的心情,总是结合在一起的。只要心情和环境变了,字和词一定会变味变质。使用字词的人通常要自觉不自觉地调动个人的生命经验来掂量一下,确认正在创造的环境——语言的环境和相应的物质环境,它们之间的关系。数字时代的到来,大量轻率的写作和发表,媒体的蜂拥而至,让一切变得始料不及。一个

县里也有了小报和电台电视台,有了许多网站,可见我们每天需要遣派多少文字,这根本来不及推敲。媒体的泛滥逼得人手忙脚乱,无暇多想,只好不断地堆积,为任务,为糊口,然后就是——放肆地破环。

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现状。走进一个广告的游戏、娱乐的时代,也就来到了一个文化崩溃的时代。

没有比这个时代更需要民族的经典了,也没有比这个时代更为疏远这些经典了——这里从“语言”的角度讲经典的意义,其实也谈了内容。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里有过类似的表述:深入研读经典不会使人变好或者变坏,也不会使公民变得更有用或更有害,因为心灵的自我对话本质上不是一种社会现实。经典具有强有力的原创性,建立起一个既非政治又非道德的衡量标准,是真正的记忆艺术,是文化思考的真正基础——生命短促,人生有涯,我们必须选择,阅读经典作品即可赋予我们自我认知的表现和自我认知的能力。阅读经典的真正作用是增进内在自我的成长,它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独,这一孤独的最终形式是一个人和自己生命的结局相遇。

可是我们已经没法阅读,没法在李杜他们超绝的诗章面前稍稍动容——我们成了文字面前的傻子。

## 非常文青

### 桃花误

□ 王月冰

老家有一片地,岛状,田野环绕,上有几座坟莹和数棵茶树,荒芜多年。

有一年春天,父亲从镇上买回几十棵桃树苗,说是桃树,良种桃,结果早,结果多,且果大。父亲把桃树苗种到了那座岛上。于是,邻居笑称:荒岛要变成桃花岛了。

桃树长得很快,两年后的早春,几十棵桃树齐刷刷地开花了,粉艳艳,密匝匝,娇滴滴,一朵,一束,一枝,一树,一片,粉红如云,如潮,如锦,芬香扑鼻。灿烂春阳下,村里人来了,邻村的人来了,经过这里的路人也来了,大家忍不住驻足观看,走近闻闻,嗯,真香,好美。镇上婚纱摄影馆的老板,特意推出父亲的桃花岛作为摄影景点,大受欢迎。浪漫的桃花,无限满足了新人们的爱恋之心。

父亲又在桃树中砌了几间房子,红砖黑瓦,衬着粉的花,绿的叶,就是一幅画了。有远道而来挑担做生意的江湖客,智商偏低流浪在外的人,父亲便让他们在房子里歇脚或过夜,桃花的芳香伴着他们入睡。

五六月桃子成熟,这些走南闯北走江湖的人帮父亲摘桃,卖桃,极少吃桃,他们知恩图报,客气谨慎。

父亲的桃花岛,成为远近闻名的风景,甚至连我们村的地名,也被人改成了桃花岛。

可是,好景不长,不过四五年光景。桃花岛上的桃树,突然只开花不结果了,渐渐地,甚至连花也不开了。父亲着急,拼命施肥,以为是营养不够,可是来年桃树还是老样子,枝繁叶茂,但花果稀少。父亲只好去请教农业站的专家。专家笑着告诉父亲,桃树本来就果龄短,特别是像父亲栽的这种结果又早又多的品种,果龄更短,父亲从农业站回来后,很长一段时间不去桃花岛了,有时远远地看看叹气,偶尔自言自语:“开得太烈,结得太多了,长不了啊!”

之后,父亲让桃树们闲置了几年。有一年冬天,他终于恋恋不舍地挖掉了它们,种下了竹子。

早几年弟弟没日没夜地忙事业,突然有一天晕倒,被查出严重肾病,一只肾差点难逃被摘除的命运。父亲老泪纵横,怎么一定要像那些桃树那么拼命那么狠呢?日子要长长久久才好啊!

如今的桃花岛,早已是葱茏竹林。弟弟的身体也逐渐好转。我们节假日回家,父亲总是叮嘱:“慢慢来,慢慢来,日子要长长久久才好呀!”那片桃林,真是让父亲心疼了,当然,他更心疼我们,他希望我们是竹子而不是桃花,四季常青,经年葱茂。

□ 白瑞雪

一次,已经到达一山之隔,直线距离不过五六十公里的林芝。墨脱公路已于2013年通车,但它随时可能被暴雨和泥石流阻埋,墨脱的进和出仍然不易。

大概,佬老兵再也回不了家乡了。或者说,生死两处,皆为故园。这是三年前的夏天我在墨脱祭拜过的一个兵。他没打过仗,也没有谈过恋爱。

那一次,因为路断了,我们沿着雅鲁藏布江边乱石缝里的小路走进了墨脱。还是因为刚抢修好的路又断了,原本三天的采访结束后,我们在墨脱困了半个月。反正手机信号也很差,每天我就在饶平走过的巡逻路上,在牛羊嗷嗷的小村里,闲逛闲聊。

讲这个故事我想说,即使在今天这样一个地球如村的全球化信息时代,仍然有一些人因为必须履行某种责任而处于物理意义和通信意义上的孤岛。在车流如梭的四月北京,这个念头突然让我对眼前的草长莺飞充满敬畏。



## 读史札记

·也说李白与杜甫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是杜甫的名句,写战乱时期颠沛流离的心境。现在似乎没有那样一种挣扎之苦了,可是簇拥在无数语言的芜乱和嘈杂之中,在各种纸质与电子文字的纵横交织之下,却常常有一种文化上的挣扎和痛苦,甚至是一种惊惧感——在文化上的挫折和溃败感,一种恐惧,让人悲哀颓丧以至于无言。

广告,时间报道,文学写作,对文字和语言的肆意践踏触目皆是。一种被捉弄和被侮辱的感觉会时常袭来——随便在行文中置一个外语单词,一个音译,或把几个缩略词塞进去;以最痞最俗的字词堆积为能事;不通和故意错置;自以为得意的同音假借;成语和成词的颠覆——等等不一而足。这种文字和语言的坏疽正在借助网络数字繁衍和膨胀,已经难以逆转。

那些更为“达观”和“宽容”的观点,则认为语言或语言艺术迎合大众才是最重要的,这本来就无可厚非——无条件地适应并顺从这个趋势的行为,其实说白了不过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机会主义。对语言艺术的评价和选择,不能仅仅看表面上标榜什么,而要看用什么方法去实现这个“标榜”。这种实现是一步一步抵达的,从标点符号乃至于换段和空行,都参与了经营和创造,更不要说句子和词汇,不要说整个行文风格与气质了。

## 流年碎笔

# 我记忆中的无数海洋

□ 林之云

因为住在山东半岛,我得以经常贴近大海,有一段时间,我特别迷恋开车走在近海的高速公路上。车子在起伏的丘陵与山路上狂奔,打开车窗就能闻到大海的气息。

第一次看到海,还是在30年前的北戴河,遥远天际的一片蔚蓝,攫住我年轻的目光。我默诵着雷抒雁描写大海的诗句,走向那片蔚蓝。大海一步步展现,开始是弧形,像是在半空中,走近了,它便缓缓落下来,平展展铺开在面前。

在那之前,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诗句,不知道在心中涌动了多少个日夜。

又一年,是在广东阳江,一片野海滩渺无人迹,我和新婚的妻子在海滩上逡巡流连,贝壳和海蜇不断被冲上海滩。一不小心,妻子的手背被海蜇蜇了,肿起很高,半天才下去。

貌似单纯透明的事物,也会给人带来伤害。

有一年在海南,几个人坐快艇到一个小岛上的潜水区去,那是我第一次潜水。因为从来没试着只用嘴呼吸,好几次都有差点被憋死的感觉。

人活一口气。那一次,我算是有了切身的体会。

台湾省垦丁的海和海南省三亚的海,是中国最蓝最好看的海,一点都不比法国南部的蓝色海岸差。那一次离开垦丁,沿着海岸山脉往北走,西太平洋的海水在远处飘荡,有一段沙滩是纯黑色的,像煤一样。就在那一片海底,生长着世界上最多最美丽的珊瑚。

还有一个夏天的夜晚,在青岛海边山上,明亮地跳入眼帘的是夜空的青岛,城市的灯光照亮低处的天空,平日里庞大的城市此时在远处显得那么小,也那么不真实。那一刻,你仿佛身在尘世之外。

而更多的时候,我们就置身其间,为城市所困,为自己所困。

大连的葫芦岛,峭壁下,游人常常在那里寻找三叶虫化石。而鼓浪屿就像是一片娇小的叶片,漂浮在南海之上。从烟台长岛的山上往下看,大海就像一幅画,和越南的龙湾相差无几。在山东无棣,



## 微语绸缪

饶平是个80后小兵。不过在西藏,他早就是老兵了。西藏那地儿,“老兵”不是抽象的描述,而是一个标准称谓。只要人家比你早参军一年,你就得毕恭毕敬地称“王老兵”“张老兵”,跟内地喊“王组长”“张主任”一样。

2004年7月5日中午,佬老兵参加例行巡逻。那时的墨脱,路修了很多年也没通。根据百度百科的解释,“专家经多年勘察得出结论:墨脱处于喜马拉雅断裂带和墨脱断裂带之间,地质活动频繁,是地震、塌方、泥石流的多发地带,加之墨脱的气候潮湿多雨,使得实现通车的愿望困难重重。”

这是佬老兵最后一次巡逻。再过3个月就退伍,该回陕西富平老家,该谈个对象了。当兵这5年,跟家人也少有联系。写信吧,一年里8个月大雪封山,今儿的信第二年开山了才到。卫星电话倒是90年代就有了,但太贵,舍不得打。有年过春节,营里统一给各家发电报:“我都挺好

# 回不了家乡的墨脱兵

的爸妈保重”——谁写得这么疼人,把好些父母吓得不轻。

一切按计划进行的话,24岁的佬老兵会在今年10月告别墨脱,翻过喜马拉雅山北段的多雄拉雪山,坐上5年没有见过的汽车,一路奔回家乡。在雪山脚下与新兵蛋子们会合时,他会叮嘱对方怎样防蛇和蚂蟥,也会像比他更老的老兵当年骗自己那样说,“翻过这座山就到了”。其实,过了海拔4300米的雪山还有99道弯和数不清的悬崖飞瀑,早晨呢。

2004年7月5日的中午,并没有跟墨脱的任何一天有所不同。经过一片泥石流区,塌方哗啦啦地来了,带队的喊:赶快通过!完了点名,少一人。惊魂未定的新兵土回忆说,刚才我站在原地吓蒙了,佬老兵推了我一把!

雨雾散去,饶平找到了。鸡蛋大的石头从千米高处砸下来,击穿后腰,又从腹部钻出。指导员把血肉模糊的内脏放进去,抱着他回了部队。村里木匠连夜做棺

材,战友烧了一大锅水,为他清洗身子,缝好伤口,合上眼睛,换了身新军装。

藏东南崇山峻岭中这片难得的洼地里,部队与山村、营房与陵园比邻而建。出殡经过一座木屋,里头有人在大哭。大家知道,那是与饶平最相熟的“老干妈”嘎玛措姆。按照当地风俗,女人是不能送葬的,她只能隔着一面墙,又近又远地送。

门巴人不爱说话。伤心时沉默,高兴也沉默。每年老兵退伍,村人给当兵的一个个送上哈达,拉着手不放。外面来了客人,他们一定要杀两只大公鸡,斟满玉米酒端到你面前。什么都不说,你喝下一杯,他们又满上,还是不说话。反正只要你吃不喝,他们就一直那么端着酒,眼神安静地看着你。

多年后,人们在回忆佬老兵时,最清晰的一幕,就是并未在葬礼上露面的门巴族阿妈和她撕心裂肺的哭。而饶平的亲生母亲至今未能前来探望独子,虽然最近的

喜欢《小王子》吗?  
对,就是那个来自遥远星球上的小王子,与美丽骄傲的玫瑰吵架负气出走,在各星球漫游。

他6岁时曾看到一本书,里面写道:“蟒蛇把它们的猎获物不加咀嚼地囫圇吞下,尔后就不能再动弹了;它们就在长长的六个月的睡眠中消化这些食物。”

他把这个画面用彩色铅笔画出来,拿给大人看,问他们是不是害怕。大人回答:“一顶帽子有什么可怕的?”

于是,在第二幅画中,他不得不把巨蟒肚子裡的情况画了出来。

可大人们还是一点儿也不惊讶,反而劝他把兴趣放在地理、历史、算术、语法上。

如果把这件事绘成一幅画,这是不是另一幅“蟒蛇吞大象”?对待生活,想都不想,就囫圇地虚度下去,即使面对湖光山色、峻岭险峰,也无动于衷。心灵变得麻木,失去了洞察和感动的能力,昏昏昧昧、漫无目的地消化时日,直到把整个生命耗尽。

看到这幅画,你会不会感到害怕?还是说,已经习惯了这种生存状态和对待生命的方式,认为再正常实际不过了。

事实上,我们也不是什么都看不见,只是“视而不见”。视而不见一朵花的绽放,视而不见一片树叶的落下,不但看不见外面的世界,也看不见自己的内心。

因为视而不见,“我们成了文字面前的傻子”,“没法在李杜他们超绝的诗章面前稍稍动容”,也无法体会“‘铁’‘石头’‘冷’‘黑’,这些字,还有所有的字,还会有它们本来的颜色和温度?它们出现在视觉里,心中会感受相应的质地和其

## 小说世情

# 大妈巡街

□ 徐宁

H市没有城管,秩序却井然,没有协警,道路却畅通。治安也肃然,天下无贼、夜不闭户,成为城市管理的一个奇迹。为此,有关国家级职能部门联合组织全国老大难省市县到这个地方观摩取经。H市长对成功的诀窍毫不隐瞒,无比自豪地回答说:重启小脚侦缉队。

这事儿得从一次偶发事件说起。

这天,还是早晨6点来钟,南菜园派出所接到110接警中心的指令,说是市区河北路发生一起群殴打男子的事件,要他们立即处理。几个值班民警立即赶了过去。到了现场,发现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几个老娘们大声呵斥,一个男子赤身裸体,带着哭腔跪地求饶。

事情原委是这样:几个大妈原本在这块空地健身、练街舞,突然被一伙小贩占领了。大妈跟她们讲理,说这是她们早就占了的。小贩们不服:“地是国家的,你们没交费买下来,你们能占,我们为什么不能占?”架越吵越激烈,话越说越难听,不由以手势助语气、指点比画起来。

突然,一个大妈说:“这小子耍流氓!”原来,那人手舞足蹈之际,无意碰到了大妈胸部。大妈们恼了:“敢跟老娘耍‘咸猪手’,你个小样!姐妹们,逆袭他!”。众大妈一齐上前,扒上衣、脱裤子,一会儿剥成个白条鸡,还吓唬说要拽他内裤。小贩涕泪齐流、信誓旦旦,说以后打死也不敢再抢地盘。

警车把几个最靠前的女人和被逆袭男子请上警车拉到了派出所,还没等处理,就见上百名大妈有打出租的、骑电动车的、叫子女开私家车送的、闻讯从附近步行走来的,把派出所也围了个水泄不通。她们叫叫喳喳、高呼口号,要求立即放人、严惩非法占道小贩。敢情老娘们大多数有组织,有分属各个健身街舞团队的舞友,有驴友、购友等,还有赶来帮衬的亲属。

也就一个不了了之之事。好像有个不成文的潜规则:如果一伙男的脱光一个女人,就是重大流氓肇事,但一伙女的,特别是一伙女可做被脱者妈妈奶奶的,脱了也就脱了,算不得什么恶性案件。于是,派出所把双方都批评了两句就放人了。

第二天,警察不放心,特地巡查了一下,发现那地儿已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和热闹。小贩们如同和尚的头发,没有一根,大妈们欢天喜地、载歌载舞。问以前曾来过的一个小贩:“为什么不敢去了?”那人说:“看见这些

他——色泽、气味和重量,一切还会像原来一样?我们的脑海里还能联想起与这些字符相匹配的故事和经验吗?”

还有多少热爱文学写作的人,被家人,朋友苦口婆心:还是把精力花费在家事、孩子、职称、进步……上吧,别写些奇奇怪怪又没用的“蟒蛇吞大象”什么的,别像个孩子似的总是莫名其妙地一惊一论了,那会让人笑话的。

可是,生命有多宝贵、多难得啊,要说世界上有一件最重要、最切近的事情,那就是认识真实的生命;要说世界上有一件最值得思考、最大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对待生命。

我喜欢《桃花误》这个小故事,说桃树“开得太过,结得太多了,长不了啊!”其实是耍人“慢慢来,慢慢来,日子要长长久久才好呀!”

真实的生命也许并非象人们所看到的这样,在它表面现象的内部,一定蕴涵着一个真实的故事,只有像孩子那样的眼睛,才能看得见,感受到。

每一个大人都曾是孩子,人生前行的路上总会丢失很多东西,最可惜的是失去一颗亮晶晶的童心,它让我们从淳朴变成老到,单纯变成复杂,再也看不见鲜活而真实的东西,难以心动,也难以感动。

我不想成为文字面前的傻子,你呢?我希望自己某种程度上永远像一个从乡下来的孩子——所有一切都是新奇的,任何皆有可能。从不认为什么是理所当然的。

## 编辑手记

喜欢《小王子》吗?  
对,就是那个来自遥远星球上的小王子,与美丽骄傲的玫瑰吵架负气出走,在各星球漫游。